

陪水乡，朝暮相安

高桂苻

春欲向晚，夏荫明灿。

院里那盆茉莉，已经有两枚半开的骨朵，不言不语，默默地相互守候。我悄悄把脸凑过去嗅一嗅，香气弋枝头，若有，若无，清欢安然。在这三寸温柔里，抚枝闻香，我似乎交付了一桩心事。虞美人开得红艳，婷婷袅袅，妖娆，有仙气。我不敢近前，亦不移开眼睛。就静静地坐在花前，仔细地听那饱满盛开，那是最美的声音。养花就是好，一年四季，都有花相陪。

霞映新云，微风如波，墩子上鸡犬时有互鸣。东邻的一对夫妻，女的站着，男的蹲着，给抱

着孩子的媳妇系鞋带，此景温暖。遇到三爷，声色斐铄。两年前，他跟着儿子在城里生活、带孙子，显得很苍老。如今回到老家，种地，干活，活计忙得很熨帖，人也精神多了。在墩子上的人看来，能下田的人，活得长久。

走出墩子，登上串场河大堤，凝望远方。天气晌晴，麦穗如村姑的辫子。布谷鸟的叫声远远地传来，穿过晨曦、树丛，从田野掠过。“麦哥、草哥”，声声催，麦子要熟了。河水滋养的菖蒲，不知什么时候竟然长得比人都高了，好似一段绿色的屏障。我任心徜徉，吮吸空气里那沁人心脾的麦香。慢下来，走进水乡

浪漫，一草一木皆风景。

清水连天，白鹭游弋，美得令人窒息。一条串场河，蜿蜒承载两岸风景。高桥矗立，桥下有流水，乡亲世代傍水而居，农耕稻作，民风淳朴。此刻，我泛一叶小舟于河中央，取清波，得清风，垂柳飘飘入怀，芦苇青青搭肩，宁静，亲切。不觉已是落霞时分，乡亲们从田里归来。我们来到河畔，一甩长竿，钓起天上水下的一轮明月。槐香浮动，流莺飞掠，微风散我意缱绻。突然，有鱼咬钩，拎竿，一条白亮的鲫鱼在钩头翻跃。

回到故乡，一茶一酒一闲愁。原来，吸引和支撑一个人去奔赴的，未必是城市的光辉

和温暖。很多时候，只是小村长空的一片云、一缕风、一声乡音。于此，江湖多少事，杳杳无闻。所有时间怎么摆弄，由我们自己作主。睡，或不睡；起，或不起。昏寐到暮霭，看书到日出，都行。说真的，生活不需要时时用力，也不必处处精彩。偶尔停下脚步，回到水乡，让自己静下来，慵懒，松弛，独处和遐想。闲来何事？花前庭畔，贪于酒，沉于茶，溺于书，醉于眠，不胜风雅之至也。

朦胧的月亮浮在天上，我吹熄了灯，微笑着躺在床上。水乡生活很治愈，在城里吃惯了大鱼大肉，到这里野蔬清肠，特别好。陪水乡，朝暮相安。

预学旧事

张晓春

一九八九年夏天，我们堂兄弟三人同一年考入初中。

张榜那天，正好逢集。在一阵鞭炮声中，红纸黑字的榜文，贴在学校靠街的小灰墙上。赶集的庄稼人黑压压一片，瞬间扑了上去，瞪大眼睛，寻找自家娃的名字，顺带着看同村孩子的录取情况。

那天，我没有去赶集。一个人闷头在麦子里拾麦穗。直到下午，我才从赶集回来的乡亲们口中，得知我们小学十一名毕业生，录取九名，落榜两名。我们堂兄弟三人，在全乡一百八十人中排名中间偏上，我暗自庆幸，还算不太丢人！

乡亲们的议论重点，是我村考了第一名的小姑娘。我们躲在他们身后听着，不敢发言，心里除了佩服就是仰慕。随着乡亲们议论热情慢慢减下来，天也黑了，我们回了家。

这个晚上我的心情比较复杂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又忘乎所以，依旧沉浸在上树掏鸟、下河抓鱼、戏水、扎猛子的快乐中，把学习抛在了脑后。

父亲是教师，为了我们能顺利适应小升初的学习生活。他提议，让正在读高中的哥哥，上师范的堂哥，给我们提前预习初一的英语和数学。

在忙碌的夏收时节，两位哥哥除了干活，还要挤出一点时间温习自己的功课，可为了给我们预习新知识，属于他们的时间更少了。

晚饭后，堂哥教我们英语。晚饭后，哥哥接着教我们数学。

堂哥上课很正规。讲课的时候手拿教科书，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字正腔圆，一本正经。我们感觉新奇，常常抿嘴偷笑。一则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大一直说方言，二是第一次接触英语，颇有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写的，听先生大声朗读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坐皆惊呢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噉……”的情景。

堂哥在土话、英语和普通话

中自由切换，我们几个笑得就更加厉害。这个时候，他很不高兴，脸露愠色。我们稍有收敛，不久又嬉耍了。堂哥气得直跺脚，扔下课本离开了。

总而言之：我们完全不在状态。

晚上，哥哥点亮煤油灯，把捻子挑高，放在方桌中间，开始给我们讲初一数学。

对于上县一中的哥哥来说，初一数学就比较简单，但要教会淘气的我们，哥哥也是下了一番功夫。备课、讲课都一丝不苟。他用老家话教我们，也比较有耐心，讲完一个知识点就让我们做对应的题，出错又单独讲解，反复训练，就这样，我们学到了一些数学的基本知识。

哥哥和几位堂哥是家族里读书的佼佼者。他们学习非常刻苦，白天干繁重的农活，晚上挑灯读书到深夜。常常因为挤不出时间学习，急得掉泪。他们的成绩都非常好，在学习的路上，顺风顺水，最后都金榜题名，给我们树立了标杆和榜样。

我们家族就顺理成章成了乡亲们口中的——在孔子门上晒过驴粪的书香门第。

初学英语，不求甚解。那个暑假，贪玩和对学习的不求上进，打也不成，骂也没用！让两位哥哥初次领教了我们在课堂心在外的孤独与无奈。

其实，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上树掏鸟，下河游泳，夏夜乘凉，跟哥哥姐姐学唱歌，听他们讲外面的世界，感受和接收来自村外的信息。

转眼，我们进入了初中的学习。第一次学业测试，我们的英语和数学成绩名列前茅。我暗自高兴，但我知道，好成绩的获得，都归功于两位哥哥假期的辅导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成绩一落千丈，隐入尘烟。

“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”

后来，我们在求学生涯走了很多弯路。每每想起，五味杂陈。这，大概就是人生吧。在应该奋斗的年纪，往往因为无知，而选择安逸与逃避，等到懂事的那一天，却又是无尽的后悔与无奈！



红叶 韩银 摄

老榨油铺

周桂芳

周末，回乡看望母亲，陪母亲在院子里说话。母亲高兴地对我说，“今年我打了一百多斤油菜籽，过几天我就去打菜油，到时候给你一壶菜油，新菜油炒茄子最好吃了。”

说起打菜油，不禁想起中学旁边的老榨油铺，好像空气中又飘来了浓浓的菜油香，那是我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。

老榨油铺在我们中学附近，旁边有一条高高的长长的送水堤，堤两边形成了一条有弧度的绿色大坡地。这绿色的大坡地，是我们同学相约玩耍的老地方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更是我们的青春乐园。

放学后，或是午休睡不着，我们同学就会相约溜到老榨油铺后面的坡地上玩耍。空气中飘来浓浓的菜油香，我们会深深地长吸一口气，真香啊，有点陶醉了，像是在享受一顿猪油蒸黄豆一样的美味大餐。我们都是农村穷苦孩子，那时每天吃的是食堂蒸的铝盒饭，咽的菜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两罐头瓶豆瓣酱腌菜，不见油不见荤不说，夏天吃到周五还发霉长毛了。闻不到这浓浓的菜油香，就相当于开油荤了，吃不到，闻一闻也是好的，就像过了嘴瘾。

我们对这个老榨油铺都很神往。老榨油铺的大门总是半掩着的，我们每次经过，总会放慢脚步，伸长了脖子，歪着脑袋，朝里面观望。里面的光线昏暗着，总发出“吱扭吱扭”的声响，总有人在不停地劳碌着。

那时候，我们闻过最多的是菜油香，有时幸运能闻到芝麻油的香，那香味更是让人直流口水，馋虫涌动。榨油铺里的原料

多用菜籽，偶尔也用花生、芝麻、棉籽等油料。这些油料都是附近村民田地里种的，油菜收割了，就会榨好长时间的菜籽油。黄豆收成了，就榨大豆油。芝麻收成了，就榨芝麻油，这芝麻油香真的是香飘十里，连我们在学校上课都隐约能闻到芝麻油的香气。

老榨油铺真是个好地方，天天能闻油香，也是个神奇的地方。一些我们农村田地里种的平常种子，经过这个老榨油铺一加工，一变幻，就变成了我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了少不了的食用油。

榨油的第一道工序，是用油磨粉碎原料。油磨上面共有两个大磨盘，分粗磨与细磨，两个大磨盘都比普通的面磨大而沉重。母亲说，我们的胃就像这个大磨盘一样“磨碎食物”。粗磨细磨将菜籽磨成细细的粉粒，称为饼须。为了省时省力，榨油师傅将牛或骡子用布条蒙上眼睛，就可以帮人拉磨了。难怪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只要它们被蒙上了眼睛，仿佛智商就马上下降了，它们就会很温顺地听人使唤，永远不停地顺着磨道拉磨前进。

榨油铺里有一间被称为“油闷子”的土屋子，是榨油的封闭生产车间，也是第一道工序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叫“油闷子”呢？原来，是因为整个榨油的过程，需要保持一定高的温度才行，只有经过这样长时间“闷”的过程，才能保证高的出油率。所以土屋子门窗都关得紧紧的，闷得严严的，不能进风漏气，越闷越好。

“油闷子”屋里摆放着一个木制的大型油榨，这是最神奇也最重要的榨油工具。油榨的上下有两根约3米长的笨重粗木料，都油光锃亮的。一根固定在地上，另一根悬在上面，俗称地杠、天

杠，两杠上下对齐。天杠一头固定在木架上，另一头则系绳悬空，中间有一根顶棍支撑。天杠这一头还有牛皮大绳缠绕，大绳下连着龙门上的滚龙，以人力转动滚龙，就可紧缩牛皮绳，使天杠产生巨大的压力。后来，我在上物理课学到了杠杆原理后，才明白了这大油榨其中的神奇奥秘。

和油榨相配套的一个程序就是馏锅。榨油的原料饼须，经过热气蒸熟后才能多出油。馏锅靠着一面老土墙，下面有一口大锅灶，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烟囱。大口上封闭处只留出一个出气的小圆口，烧开锅里的水，圆口上放置馏桶，桶内装一定量的饼须，待桶上冒出大量热气后，就可进入菜籽饼成形的工序。让菜籽饼成形的工具为馏箍和馏衣。馏箍是由细竹蔑编成的圆圈，制作一块饼须，像薄薄的纸扇一样，可用三个在馏箍内铺成一个整体。制饼的地上铺上一块方形木板，榨油师傅在木板上放好馏箍与馏衣后，将蒸熟的须子“砰”的一声倒在箍内，为了能快速裹好馏衣，榨油师傅是打一双赤脚直接踩上去的，一双手有力的大手抓住头顶上悬挂的绳套，强壮的身体左右旋转，一双大光脚板子踩得“啪啪”作响，一刻不停地踩踏饼坯。这真正是双脚双手并用，饼坯踩结实了以后，用木刀从下面将饼坯连包装整体托起，摆放在地杠上的油盘上。然后，陆续将踩好的饼坯一块一块往上垛，要垛得笔直齐整的，决不能有丝毫的偏歪，我还数了数，一共垛齐了15块，就可以榨油了。

只见一个身强力壮的榨油师傅，稳稳地站在地杠上，用力地杠起天杠，抽去顶棍，将天杠稳稳地

落在饼坯垛上。接着，又来一位榨油师傅共同整理牛皮绳，在滚龙上套好以后，便拿起搬杠开始紧绳。搬杠是两根油光锃亮而圆溜光滑的大木棒，长约2米，粗如碗口。搬杠分别插入滚龙两头的圆孔内，用人力搬动滚龙，牛皮绳越来越紧，榨油师傅越来越要用力气，真正是使出全身力气，只见他手上强壮的肌肉都鼓了起来。两个持杠的榨油师傅早已汗流浹背了，他们干脆就脱掉了早已湿透了的褂子，光着膀子干活。他们手抓悬吊下来的绳套，双脚站在搬杠上，齐声喊着：“咳——咳！”用尽全力往下踩压。随着一下下的用力踩压，油榨发出一声声巨大的响声。在天杠的压榨下，饼坯的馏箍上冒出成串的金黄色油花“喇、喇”地落入油盘，经油槽出口往下流入油箱内。搬杠的榨油师傅才得以喘口气，擦一把汗，短暂休息一下。有时他们会深深地吸一口长气，像是要把这浓郁的油香味全吸进五脏六腑里，这也是他们片刻的放松和享受吧。

榨油工序结束后，还要耐心等待两三个小时后，才可拆垛，这时油已基本出尽了，饼尚有余热，最适宜脱箍去衣。如果等到油饼凉透凝结了，就难以脱衣了。

榨油铺每天榨油三次，几个榨油师傅每天从早忙到晚，而且都是用蛮力的纯体力活，非常辛苦劳累，不是身体强壮的汉子根本吃不消。

随着科技进步，现在的榨油铺榨油全部都是用机械生产，既省时省力，出油率也更高。传统的木榨、油磨早已光荣退役了，那老榨油铺却深深地留在我年少的记忆里，成为了浓郁香甜的乡愁。

鲜美胡萝卜

瞿睿

放假回来，奶奶笑眯眯地望着我说，给我准备了好菜。我心想，鸡鸭鱼肉都经常吃，还能有什么好菜呢？看着奶奶端来一个大汤碗，上面扑腾着热气，一股香味入鼻。这味儿还真熟悉，是排骨汤！奶奶笑着说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胡萝卜炖排骨呀！汤碗里，橘红块状的胡萝卜与肥瘦相间的排骨相依相偎，半浴在漂浮着肉沫的排骨汤里，看得人食欲大振。我连忙拿起筷子汤勺，不一会儿，就吃了个碗底朝天。

躺在沙发上，感慨胡萝卜排骨汤的美味，突然意识到，我与胡萝卜的距离竟如此遥远了。

小时候，有我的地方就有奶奶，有奶奶的地方必定就有胡萝卜。我家屋后有块开垦出来的土地，记忆中，那里似乎只长一种蔬菜，就是胡萝卜。每年，我和奶奶赶着春天的步子，将种子连同期望一起种下。哪一颗最先出芽，哪一颗长得最高，哪一颗叶子最漂亮，我们几乎都知道。当秋天走到深处时，小小的种子也转变成一根根橘红的胡萝卜。那时，我和奶奶会挑选一个晴朗的清晨，背上竹篓，将一根根倔强的胡萝卜拔出地面，出土的一刻，有一种莫名的惊喜，仿佛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珍宝。回到家里，常常是汗水淋漓，可望屋后堆积如小山丘的胡萝卜，心里却是美滋滋的。

在那样的年月里，仿佛什么都是好吃的，一根根简单不过的

胡萝卜，也成为童年不可多得的美味。

小时候胃口不好，吃什么都觉得食之无味。但只要有一碗胡萝卜炖排骨，我的肚子就像撑开的气球一样，能整整装下两碗大米饭。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奶奶笑着摇了摇头。从此以后，餐桌上便多了胡萝卜的身影。有胡萝卜炒肉片、胡萝卜土豆丝，还有我最爱的胡萝卜炖排骨。多亏了胡萝卜的功劳，我原本干瘦黝黑的身躯逐渐变得坚实硬朗，脸也慢慢地圆润起来，透出粉嫩。现在回忆起来，胡萝卜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真是百吃不厌。最令我难忘的，就是在严寒的冬天，与家人围炉而坐，共饮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萝卜排骨汤，鲜美的汤汁从唇齿之间流入，驱散了冬天的严寒，温暖着身心。胡萝卜排骨汤里，藏着那时温情的岁月，有家人相伴，有炉火跳动，还有那一缕缕至今延绵不绝的香味。

后来，我外出读书，离奶奶远了，离胡萝卜也更远了。食堂的胡萝卜色香俱全，但始终缺少一抹最重要的味道。那种味道，是曾经难忘岁月浓缩的滋味。而那一碗碗香甜可口的胡萝卜排骨汤，最终也留在了时间里。再次吃到奶奶做的胡萝卜排骨汤，记忆一下子回到了从前，就如相隔千里的亲人会面，心中有的是数不尽的感动。

一碗鲜美的胡萝卜排骨汤，带我穿透时间的屏障，瞬间回到那段美好时光。